

文白对照

# 资治通鉴

· 大字本 ·

〔宋〕司马光 著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文白对照

# 资治通鉴

• 大字本 •

[宋] 司马光 著

主编 柯继铭

[第十二卷]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 卷二百七十

### 后梁纪五

起强圉赤奋若七月，尽屠维单阏九月，凡二年有奇。

#### 均王中

贞明三年

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晋王以李嗣源、阎宝兵少，未足以敌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审将兵益之。

蜀飞龙使唐文晟居中用事，张格附之，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不先表闻，蜀主闻乐声，怪之，文晟从而潜之。八月，庚寅，贬文锡茂州司马，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籍没其家；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荣经尉；传素罢为工部尚书。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判内

后梁均王贞明三年（公元917年）

秋季，七月，庚戌（初三），前蜀主王建任命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十六日），任命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晋王李存勖认为李嗣源、阎宝的兵力较少，不足与契丹国抗衡，辛未（二十八日），又命令李存审率兵去加强他们的兵力。

秋七月，蜀国的飞龙使唐文晟在朝中主事，张格依附他，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夺权柄。毛文锡将要把女儿嫁给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的儿子，在枢密院会见亲属家族，动用了乐工演奏，没有事先上表奏明蜀主。蜀主听到音乐声，很奇怪，唐文晟趁机向蜀主说毛文锡的坏话。八月十三日，蜀主把毛文锡降职为茂州司马，他的儿子司封员外郎毛询也被流放到维州，抄没了他的家产。又把毛文锡的弟弟翰林学士毛文晏降职为荣经尉，庾传素也降职为工部尚书。让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暂且管理内枢密院的事务。庾凝绩是庾传素的

枢密院事。凝积，传素之再从弟也。

癸巳，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建三庙，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以广州为兴王府。

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阎宝、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存审曰：“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嗣源曰：“虏无輜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逾大房岭，循涧而东。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前锋，距幽州六十里，与契丹遇。契丹惊却，晋兵翼而随之。契丹行山上，晋兵行涧下，每至谷口，契丹辄邀之，嗣源父子力战，乃得进。至山口，契丹以万馀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馀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场，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

远房堂弟。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在番禺称帝，国号为大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亨。任命后梁使者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三人一并为同平章事。新修了三座祖庙，追尊祖父刘安仁为太祖文皇帝，父亲刘谦为代祖圣武皇帝，哥哥刘隐为烈宗襄皇帝，并把广州作为兴王府。

契丹围困幽州将近二百天，幽州城内十分危急。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在易州会师，李存审说：“敌众我寡，敌人的骑兵多，我们的步兵多，如果在平原地带和他们相遇，敌人用一万名骑兵践踏我们阵地，那我们就一个也别想活了。”李嗣源说：“敌人没有多少军需，而我们则每当行军必须拉着粮食随军，如果在平原地带和他们相遇，敌人一定会抢我们的粮食，我军就不战自溃了。不如从山中秘密地前进赶赴幽州，与城里的军队里应外合，如果半路上碰到敌人，我们就占据险要的地势抵御他们。”十七日，三人率兵从易州向北出发，二十三日，翻越大房岭，沿着山涧向东行进。李嗣源和他的养子李从珂率领三千名骑兵为前锋部队，在离幽州地还有六十里远的地方，和契丹军队遭遇了，契丹军队因为感到意外而向后退去，晋军在其侧面尾随其后。契丹军在山上行进，晋军则在山涧下行进，每到一处谷口，契丹军都要拦击一下晋军，李嗣源父子奋力拼杀，才能够继续行进。到达山口时，契丹人用一万名骑兵挡住去路，晋军将士吓得脸都变了色；李嗣源率领一百多名骑兵作前锋，他脱去头盔，舞着马鞭，

灭汝种族!”因跃马奋槌,三人其陈,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陈待之。存审命步兵陈于其后,戒勿动,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噪合战,存审乃趣后陈起乘之,契丹大败,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辛丑,嗣源等人幽州,周德威见之,握手流涕。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虽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则文进帅汉卒为乡导,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

刘郢自滑州入朝,朝议以河朔失守责之。九月,落郢平章事,左迁亳州团练使。

冬,十月,己亥,加吴越王

用契丹语对契丹人说:“你们无缘无故地侵犯我们的疆土,晋王命令我率兵百万直捣你们的老巢西楼,灭绝你们的种族。”随即跃马挥动着木槌,多次冲进敌人军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后面的军队跟着向前推进,契丹军向后退去,晋军才得以开出山口。李存审命令步兵砍伐树木,做成鹿角,每人拿着一枝,部队停下来时鹿角就可用来围成一个营寨。契丹骑兵从营寨外面经过,寨中的晋军万箭齐发,飞出的箭簇遮天蔽日,契丹军死伤的人马把路都堵塞了。快要到达幽州城时,契丹军已摆好阵势等待他们的到来。李存审命令步兵在后面摆好阵势,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先让一些老弱士兵拖着树枝和燃烧的枯草在前面走着,一时烟尖遮天滚滚而来,契丹人搞不清晋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于是两军呐喊着混战成一团,这时李存审才督促后面的步兵冲向前去加入拼杀,结果契丹军被打得大败,收拾了残余人马从北山逃走,丢弃的战车、帐篷、铠甲、仪仗、羊、马等满山遍野,晋军从后面乘胜追击,俘虏和斩杀了数以万计的契丹兵。二十四日,李嗣源等人进入幽州城,周德威看到他们,握着他们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契丹任命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后来又改任他为卢龙节度使,卢文进经常居住在平州,每年他都要率领奚族的骑兵进入晋国北部边境,杀害官吏抢夺当地的百姓。晋国人从瓦桥运送粮食到蓟城,虽然有军队护送,但仍然免不了要被卢文进抢劫。每当契丹人入侵,卢文进就率领汉族士兵给他们当向导,卢龙所属各州因此都残破不堪。

刘郢从滑州回到朝廷,朝廷决定以失守河朔而处罚他。九月,解除刘郢的平章事,贬调他出任亳州团练使。

冬季,十月,己亥(二十三日),后梁帝加封

缪天下兵马元帅。

晋王还晋阳。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收市兵马，征租行法不宽贵戚，由是军城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蒲博及给赐伶人，而承业靳之，钱不可得。王乃置酒钱库，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和哥乏钱，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带马未为厚也。”承业曰：“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也，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王不悦，凭酒以语侵之，承业怒曰：“仆老敕使耳！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耳。”王怒，顾李绍荣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诛汴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今日就王请死！”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退，承业奋拳殴宝踣地，骂曰：“阎宝，朱温之党，受晋大恩，曾不尽忠为报，顾欲以谄媚自容邪！”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头，谢承业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于太夫人，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王连饮四

吴越王钱缪为天下兵马元帅。

晋王回到晋阳。由于连年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律委托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督促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收买兵马，征收赋税，执法严格，从不宽容权贵亲戚，因此晋阳城内平静，军队粮饷不缺。晋王有时候需要钱去博戏或者赏赐给乐官、伶人，张承业吝惜不肯给他，晋王也拿不到钱。于是晋王在钱库里摆了一桌酒席，让他的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张承业用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币马赠送给李继岌。晋王指着库里积存的钱物高声叫着李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钱，七哥你应当用一堆积钱送给他，宝带、币马不算丰厚。”张承业说：“我送给少爷的彩礼，都是从我的俸禄里支出的，钱库里的钱，是大王用来给养战士用的，我不敢用公物作为个人的私礼。”晋王听了很不高兴，借酒用话讽刺他，张承业生气地说：“我是皇上的老臣，并不是为我的子孙打算，我之所以珍惜这库里的钱，是为了帮助大王成就霸业，不然的话，大王可以自己随便取用，何必还问我呢？不过钱财用完，百姓也就会远离你，你的事业将一无所成。”晋王十分生气，回过头向李绍荣要剑，张承业站起来，拉住晋王的衣服，哭着说：“我受先王临终之命，发誓为国家诛灭汴梁朱氏，如果因为吝惜库存的钱物而死于大王手下，我在地下见到先王也就无愧了。今日请大王处死好了！”阎宝从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让他退下。张承业气愤地使劲用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并且骂他说：“阎宝，你是朱温的同党，降晋后晋国对你有大恩大德，你不尽忠报国，反而想用谄媚的手段来求得安身吗？”曹太夫人听说这件事后，急忙让人去召晋王，晋王惊慌地直叩头，向张承业道歉，说：“我因为喝多了酒而顶撞了七哥，这也必然得罪于太夫人，请七哥为了减轻我的过错而

卮，承业竟不肯饮。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特进，适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与王俱至承业第谢之。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固辞不受，但称唐官以至终身。掌书记卢质，嗜酒轻傲，尝呼王诸弟为豚犬，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卢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立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晋王元妃卫国韩夫人，次燕国伊夫人，次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有宠，其父成安人，以医卜为业。夫人幼时，晋将袁建丰掠得之，入于王宫，性狡悍淫妒，从王在魏。父闻其贵，诣魏宫上谒，王召袁建丰示之。建丰曰：“始得夫人时，有黄须丈人护之，此是也。”王以语夫人，夫人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乱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刘叟于宫门。

越王岩遣客省使刘璿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

闰月，戊申，蜀主以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

密院。于是晋王连饮四杯，而张承业却一杯也不肯喝。晋王入宫后，曹太夫人派人去向张承业道歉，并说：“小儿顶撞了特进，刚才已经责打了他。”第二天，曹太夫人和晋王一起来到张承业的府第向他道歉。不久，按照先帝的遗旨，授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一再推辞不接受，一直到死都只称唐官。掌书记卢质嗜酒而且轻傲，曾经称呼晋王的弟弟们为猪狗，晋王怀恨在心。张承业害怕他因此招致祸患，抽空对晋王说：“卢质曾经多次无礼，请代为大王杀掉他。”晋王说：“我正在招贤纳士来完成我的功业，七哥为什么要说这样过份的话？”张承业站起来祝贺他说：“大王能够如此，还怕得不到天下吗？”卢质因此得以免祸。晋王的元妃是卫国韩夫人，其次是燕国伊夫人，再次是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受晋王宠爱，她的父亲是成安人，以行医占卜为业。刘夫人小的时候，被晋将袁建丰抢了回来，把她送进了王宫。刘夫人性情狡猾泼悍，放荡，好忌妒人。她跟随晋王在魏，其父听说她已经显贵，就到魏宫拜见晋王，晋王召袁建丰来辨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刘夫人时，有一个黄须老头保护着她，就是这个老人。”晋王把这番话告诉了刘夫人，刘夫人这时正和其他几位夫人争宠，互相比门地高低，对她的出身寒微感到耻辱，她非常生气地说：“我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还大概记得，我的父亲不幸死于兵乱，我曾守着他的尸体痛哭，然后才离开了他，今天哪里来的什么乡巴佬敢到这里？”于是让人在宫门口把刘老头儿打了一顿。

越主刘岩派客省使刘璿出使吴国，告诉吴王他已经即位，并且劝吴王也称帝。

闰十月，戊申（初二），前蜀主任命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晋王闻河冰合，曰：“用兵数岁，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赞我也。”亟如魏州。

蜀主以刘知俊为都招讨使，诸将皆旧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无成功。唐文扈数毁之，蜀主亦忌其才，尝谓所亲曰：“吾老矣，知俊非尔辈所能驭民。”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称其谋叛，斩于炭市。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壬戌，以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帝论平庆州功，丁卯，以左龙虎统军贺棐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寻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戊辰，晋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晋王视河冰已坚，引步骑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卒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先是，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言于帝曰：“陛下践祚以来，尚未南郊，议者以为无异藩侯，

十一月，丙子朔（初一），正逢冬至，前蜀主去圜丘祭天。

晋王听说黄河上的冰已结满河床，说：“打了好几年仗，由于受黄河的限制，不能渡河作战，如今河床自己结满了冰，这是天助我们。”于是他很快地赶到魏州。

前蜀主任用刘知俊为都招讨使，各位将领都是原来的有功之臣，很多人不听从他的命令，而且还嫉妒他，所以他没建立什么战功。唐文扈经常诋毁他，前蜀主也嫉妒他的才能，曾对亲近的人说：“我已经老了，刘知俊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驾驭的。”十二月，辛亥（初六），拘捕了刘知俊，说他想阴谋叛乱，在炭市把他斩杀。

癸丑（初八），前蜀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光天。

壬戌（十七日），后梁帝任命张宗奭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后梁帝论评平定庆州的战功，丁卯（二十二日），任命左龙虎统军贺瑰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十二月二十三日，晋王到朝城打猎。这一天，天气大寒，晋王看到河上的冰已经结得坚硬了，于是就率领步兵、骑兵试着过河。梁朝的甲士有三千名戍守在杨刘城，沿着河几十里建筑了不少营寨，彼此都可以看得到。晋王迅猛进攻，都攻下了。于是进攻杨刘城，命令步兵斩断鹿角等防御工事，又背着芦苇前去填平壕沟，从四面八方进攻，当天就攻下了，活捉了梁军守将安彦之。

先前，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向末帝启奏说：“陛下登基以来，还没有祭祀上天，大家都觉得这样跟藩镇诸侯就没有差别了，会被四方各

为四方所轻。请幸西都行郊礼，遂谒宣陵。”敬翔谏曰：“自刘繆失利以来，公私困竭，人心惶恐；今展礼圜丘，必行赏赉，是慕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勍敌近在河上，乘輿岂宜轻动！俟北方既平，报本未晚。”帝不听，己巳，如洛阳，阅车服，饰宫阙，郊祀有日，闻杨刘失守，道路讹言晋军已入大梁，扼汜水矣，从官皆忧其家，相顾涕泣。帝惶骇失图，遂罢郊祀，奔归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是岁，闽王审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延钧娶越主岩之女。

#### 四年

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复国号曰蜀。

帝至大梁，晋兵侵掠至郢、濮而还。敬翔上疏曰：“国家连年丧师，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先帝之时，奄有河北，亲御豪杰之将，犹不得志。今敌至郢州，陛下不能留意。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于今十年，攻城野战，无不亲当矢石，近者攻杨刘，身负束薪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贺瑰辈敌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

国所轻视。请陛下临幸西都，举行祭天典礼，顺便也可以晋谒宣陵。”敬翔劝谏说：“自从刘郢战败以后，不论是朝廷或百姓都非常穷困，人心惶恐，现在到圜丘去行祭天礼，势必要对群臣有所赏赐，这样做是贪图虚名而受到实际的祸害。而且强敌就在黄河上，陛下的车驾怎好轻易地出动！我看等到北方的敌人平定后，再来报答上天也不晚。”末帝不听他的劝谏。二十四日，前往洛阳，检查车驾礼服，修饰宫殿。郊祭上天的日子都定了，忽然听说杨刘失守，道路上谣传：晋军已攻入大梁，并且扼守在汜水了。随从的官吏们都担忧自己家人的安全，相对痛哭。末帝仓惶害怕，没有办法，于是只好把祭祀上天这件事停止，赶快逃回大梁。

二十九日，皇帝任命河南尹张宗奭为西都留守。

这一年，闽王王审知给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娶了越主刘岩的女儿。

#### 四年(公元918年)

春，正月，初一，蜀国大赦境内，恢复国号为蜀。

末帝到达大梁。晋兵入侵到郢州、濮州才回去。敬翔向末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国家年年损兵折将，疆土一天比一天小。陛下又住在深宫之中，参与商议大事的多是左右的亲近，这样怎么能够估量敌我的胜负呢？先帝在世的时候，拥有全部的河北，又亲自统率豪杰将领们，这样还往往不能如意。现在敌人已到了郢州了，而陛下好象还不大在意。我听说李亚子继位以后，到现在有十年了，每次攻城还是野战，都是亲自冒着弓箭和石块的危险。最近进攻杨刘时，据说他亲自背着柴草填壕沟，身先士卒，所以一鼓作气就攻下了。陛下却儒雅斯文，从容不迫，只让贺瑰等人去对付敌人，而希望能把

所知也。陛下宜询访黎老，别求异策。不然，忧未艾也。臣虽弩怯，受国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边垂自效。”疏奏，赵、张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吴以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将洪、抚、袁、吉之兵击谭全播。严可求以厚利募赣石水工，故吴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蜀太子衍好酒色，乐游戏。蜀主尝自夹城过，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之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杰有才略，屡陈时政，蜀主贤之，有废立意。二月，癸亥，宗杰暴卒，蜀主深疑之。

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将兵数万攻杨刘城。甲子，晋王自魏州轻骑诣河上。彦章筑垒自固，决河水，潞浸数里，以限晋兵，晋兵不得进。彦章，许州人也。安彦之散卒多聚于兖、郛山谷为群盗，以观二国成败，晋王招募之，多降于晋。

己亥，蜀主以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三月，吴越王异初立元帅府，置官属。

仇敌驱逐，这胜负不是我所能预料的。陛下应当询问老臣们，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妙计没有，要不然，恐怕忧患不会消除啊！我虽然弩钝怯弱，但过去受过国家的厚恩，陛下如果缺乏人才的话，我请求到边境去效力。”奏章呈上去以后，赵岩、张汉杰之流都向末帝说敬翔是在抱怨皇上，于是末帝就不考虑用他了。

吴国任命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让他率领洪州、抚州、袁州、吉州的军队去攻打谭全播。严可求用厚利招募熟悉水道的赣石水工，所以直到吴军全部兵临虔州城下时，虔州人才发觉。

蜀国太子王宗衍嗜酒好色，喜欢游戏玩乐。蜀主曾经从夹城经过，听见太子与各位王子斗鸡打球喧哗呼喊的声音，叹息着说：“我身经百战才创立的基业，这一辈能守住吗？”由此对张格不满。但是太子的母亲徐贤妃在内作主，竟然不能除去他。蜀主的另一个儿子信王宗杰有雄才大略，多次向蜀主陈述时政大计，蜀主认为他是贤才，心里有了废立的打算。二月二十日，宗杰忽然暴病身亡，蜀主深感怀疑。

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领几万名部队进攻杨刘城。二十一日，晋王从魏州轻骑到达黄河边。彦章建了营垒防守，并且把黄河的堤防决口，水弥漫了好几里的地方，以此来阻挡晋军。晋军没办法前进。彦章是许州人。安彦之部下溃散的士兵们多聚集在兖州、郛州的山谷中当强盗，同时在观望着两军的胜负。晋王派人去招募他们，因此大多归降晋国。

己亥（疑误），前蜀主任命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三月，吴越王钱镠开始设置元帅府，并安排了一些官属。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为忠王,宗特为资王。

岐王复遣使求好于蜀。

己酉,以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卒。癸亥,以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保大节度使,并镇鄜、延。

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瞽,至是增剧。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静有谋,五月,召还,以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召大臣入寝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违诸公之请,逾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之。但王氏子弟,诸公择而辅之。徐妃兄弟,止可优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预政,以全其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晟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遣人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晟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即作难。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外事,在迎以其谋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晟之罪,以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权判六军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贬唐文晟为眉州刺史。翰

夏季,四月,癸卯朔(初一),前蜀主立子王宗平为忠王,王宗特为资王。

岐王派出使者到前蜀,请求互通友好。

己酉(初七),后梁帝任命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后梁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去世。癸亥(二十一日),任命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任保大节度使,并让他镇守鄜州和延州。

后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因老辞官,己巳(二十七日),以司徒的身分回乡归居。

蜀主自从永平末年得了病,头晕、眼睛昏花,到这时病情加剧。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着冷静又有谋略,所以于五月把他召回,任命为马步都指挥使。初三日,蜀主召集各位大臣入寝殿,告诉他们:“太子仁慈软弱,但是我不愿违背诸位的请求,所以越过长幼次序而立了他。如果他不能胜任蜀国大业,可以把他安置到别的宫内,希望不要杀害他。只要是王氏的子弟,各位王公大臣就可以选择贤德的来辅佐他。至于徐贤妃的兄弟,只可以给他优厚的俸禄和爵位,千万不能让他掌握兵权、干预朝政,这样可以保全他的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晟很久以来主管禁卫部队,并且参予机密大事。他想除掉诸位大臣,就派兵把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天天来到朝堂,但不能够进见蜀主。唐文晟多次假借蜀主的命令来安抚他们,想等蜀主一死就发动政变,并且派他的同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朝廷外面的事情。潘在迎把他的阴谋告诉了宗弼等人。于是宗弼等人强行推开门进去,向蜀主禀告唐文晟的罪状。于是任命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暂时主管六军事,又召太子入宫侍候蜀主的病。初四日,贬唐文晟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

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坐附会文晟,削官爵,流泸州。在迎,炕之子也。丙申,蜀主诏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牒专委庾凝绩,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晟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晟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让宋光嗣掌管六军诸卫的事务。十四日,杀了唐文晟、王保晦。又命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宗昱在秦州杀掉天雄节度使唐文裔,免去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的官职。

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傲淫暴。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知训求之,德诚遣使谢曰:“家之所有皆长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贵人,当更为公求少而美者。”知训怒,谓使者曰:“会当杀德诚,并其妻取之!”知训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鹅,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先

王保晦因附和唐文晟被除去官爵,流放到泸州。潘在迎是潘炕的儿子。二十四日,蜀主下诏,把中外财赋、中书任免和各司刑狱档案等专门委派给庾凝绩办理,都城以及行营军旅的事委派给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二十五日,除去唐文晟的官爵,流放到雅州。二十九日,任命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的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一同受遗诏,辅佐朝政。当初,蜀主虽然承袭唐制,设置了枢密使,专用文士;等到唐文晟获罪,蜀主因为众将大多是许州的旧人,恐怕他们不大愿意听从幼主的指挥,所以让宋光嗣取代文士,担任内枢密使。从此宦官开始掌权。这年六月初一日,蜀主去世。初二日,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让宋光嗣掌管六军诸卫的事务。十四日,杀了唐文晟、王保晦。又命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宗昱在秦州杀掉天雄节度使唐文裔,免去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的官职。

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傲慢淫暴。威武节度使、抚州知州李德诚家里有几个女艺人,徐知训想要,李德诚派使者前往道歉说:“我家的女艺人年龄都大了,有的已经有了孩子,不足以侍候贵人,应当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十分生气,对使者说:“以后我要杀了李德诚,连同他的妻子也一起要过来。”徐知训对吴王杨隆演戏弄轻慢,没有君臣礼节。曾和吴王扮作优伶,他自己当参军,让吴王当僮奴,把头发扎为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帽子,跟在他后面。徐知训又曾和吴王在浊河上划船,吴王先

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赏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挝杀王亲吏。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知训及弟知询皆不礼于徐知诰,独季弟知谏以兄事礼之。知训尝召兄弟饮,知诰不至,知训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又尝与知诰饮,伏甲欲杀之,知谏蹊知诰足,知诰阳起如厕,遁去,知训以剑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杀之。彦能驰骑及于中涂,举剑示知诰而还,以不及告。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遣家妓通候问于知训,知训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训恶瑾位加己上,置静淮军于泗州,出瑾为静淮节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训愈谨。瑾有所爱马,冬贮于幄,夏贮于棹。宠妓有绝色。知训过别瑾,瑾置酒,自捧觞,出宠妓使歌,以所爱马为寿,知训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壮士于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训答拜,瑾以笏自后击之踣地,呼壮士出斩之。瑾先系二悍马于庑下,将图知训,密令人解纵之,马相蹄啮,声甚厉,以是外人莫之闻。瑾提知训首出,知训从者数百人皆散走。瑾驰入府,以首示吴王曰:“仆已为大王除害!”王

起来,徐知训用弹子儿弹他。徐知训也曾和吴王在神智寺一起赏花,徐知训喝酒时很狂悖傲慢,吴王都被他吓哭了,四座的人害怕得两腿发抖。吴王的左右侍从扶着他登船,徐知训乘轻便的船追逐,因没有追上吴王,就用铁器打死了吴王亲近的官吏。将佐们没有敢说话的,徐知训的父亲徐温都不知道这些事。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都对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没有礼貌,唯独三弟徐知谏对徐知诰以兄礼相待。徐知训曾经召集他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没有参加,徐知训十分生气地说:“讨饭的家伙不想喝酒,难道想吃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和徐知诰一起喝酒,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徐知谏暗踩徐知诰的脚以示意,徐知诰假装起来上厕所而逃走。徐知训把剑交给他的亲信刁彦能,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把他杀掉。刁彦能骑马追到半路上,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回去了。回来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派他家里的女艺人去问候徐知训,徐知训打算强行占为己有,朱瑾已经愤愤不平。徐知训又恨朱瑾的地位比自己高,于是在泗州设置了静淮军,派朱瑾出任静淮节度使,朱瑾因此更加仇恨徐知训,但从外表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谨慎。朱瑾有匹非常喜爱的马,冬天把它圈在用布做的帐篷里,夏天把它圈在用纱做的葛帐里。朱瑾的宠妓很漂亮。徐知训路过朱瑾家时向他告别,朱瑾摆了酒席,自己拿着酒杯,让宠妓出来唱歌,并用自己所喜爱的马送给徐知训为他祝寿,徐知训十分高兴。朱瑾领着徐知训进了中堂,让他的勇士们埋伏在户内,然后让他的妻子陶氏出来拜见徐知训,徐知训答拜,朱瑾用笏板从后面把徐知训打倒在地,呼叫出勇士们把他杀死。在此之前,朱瑾在庑下拴了两匹暴躁的马,在准

惧，以衣障面，走入内，曰：“舅自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与成大事！”以知训首击柱，挺剑将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阖府门勒兵讨之，乃自后逾城，坠而折足，顾追者曰：“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刭。

徐知诰在润州闻难，用宋齐丘策，即日引兵济江。瑾已死，因抚定军府。时徐温诸子皆弱，温乃以知诰代知训执吴政，沉朱瑾尸于雷塘而灭其族。瑾之杀知训也，泰宁节度使米志诚从十馀骑问瑾所向，闻其已死，乃归。宣谕使李俨贫困，寓居海陵。温疑其与瑾通谋，皆杀之。严可求恐志诚不受命，诈称袁州大破楚兵，将吏皆入贺，伏壮士于戟门，擒志诚，斩之，并其诸子。

壬戌，晋王自魏州劳军于杨刘，自泛舟测河水，其深没枪。王谓诸将曰：“梁军非有战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师，当涉水攻之。”甲子，王引亲军先涉，诸军随之，褰甲横枪，结陈而进。是日水落，深才及膝。

备杀徐知训时，秘密地让人去把马解开，两匹马相互踢咬，声音很大，所以外面的人没有听见里面的事情。朱瑾提着徐知训的脑袋出去时，徐知训的数百随从都已经逃跑了。朱瑾又骑着马直奔王府，把徐知训的头拿出来给吴王看，并对吴王说：“我已经为大王除掉了祸害。”吴王感到害怕，用衣服遮住了脸不敢看，向里面走，说：“舅舅你自己干的，我也不想知道。”朱瑾说：“这小子不足以和他共成大事。”于是用徐知训的头去击柱，然后拔出剑来出了王府。子城使翟虔等已经关上了府门，率兵准备讨伐朱瑾，于是朱瑾从后面翻越城墙，结果摔下去脚骨折断。他回过头对追赶的人们说：“我为万人除害，我一个人来承担大家的忧患。”说完就自杀了。

徐知诰在润州听说徐知训遇难，就采用了宋齐丘的计策，当天率兵渡过了长江。朱瑾已死，便安抚了军府。这时，徐温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什么能耐，徐温于是让徐知诰代徐知训去管理吴国政事，把朱瑾的尸体沉入雷塘，并诛灭了他的家族。朱瑾杀了徐知训以后，泰宁节度使米志诚带着十几个骑兵打听朱瑾的去向，听说他已经死了，才返了回去；宣谕使李俨十分贫困，住在海陵。徐温怀疑他与朱瑾同谋，所以把他也杀掉。严可求害怕米志诚不接受命令，谎称袁州兵把楚兵打得大败，所在将吏都入朝祝贺，让勇士们埋伏在戟门口，等米志诚来到，抓获杀死，并把他的几个儿子也杀死。

壬戌(二十一日)，晋王从魏州到杨刘去犒劳军队，亲自坐船测河水，其水深淹没枪。晋王对诸将说：“梁军没有作战之意，只想用水挡住以拖延我军时间，应当涉水进攻他。”甲子(二十三日)，晋王带领亲兵先涉水，诸军随着他，提甲横枪，组成阵形前进。当天水落，水深才至膝盖。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率领

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帅众临岸拒之，晋兵不得进，乃稍引却，梁兵从之。及中流，鼓噪复进，彦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晋兵因而乘之，梁兵大败，死伤不可胜纪，河水为之赤，彦章仅以身免。是日，晋人遂陷滨河四寨。

蜀唐文晟既死，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不自安，或劝格称疾俟命，礼部尚书杨玢自恐失势，谓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忧也。”庚午，贬格为茂州刺史，玢为荣经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皆坐格党贬官。格寻再贬维州司户，庾凝绩又奏徙格于合水镇，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伺格阴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谓承郾母曰：“戒汝子，勿为人报仇，他日将归罪于汝。”承郾从之。凝绩怒，因公事抵承郾罪。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弼为巨鹿王，宗瑤为临淄王，宗綰为临洮王，宗播为临颖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为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以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

兵众到岸边抵抗，晋兵不得前进，就稍稍退却，梁兵跟踪他们。晋兵到了中流，擂鼓呐喊又进攻了，谢彦章不能支持，稍退一点登岸。晋兵乘机前进，梁兵大败，死伤难以计数，河水因此变红了，谢彦章仅仅逃了性命。这天，晋人便攻陷沿河四寨。

蜀国的唐文晟死了以后，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心里十分不安，有人劝张格不如请病假待命，礼部尚书杨玢恐怕自己由此失势，对张格说：“您有帮助册立主上的大功劳，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庚午（二十九日），蜀主把张格贬为茂州刺史，杨玢贬为荣经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都由于是张格的同党而被贬官。张格不久又被贬为维州司户，庾凝绩奏请把张格迁到合水镇，并且命令茂州刺史顾承郾负责侦察张格的阴私事。王宗侃的妻子由于张格和他是同姓，想要救他，对承郾的母亲说：“好好地告诫你的儿子，千万可别替人家报仇，否则以后账是会算到你头上来的。”承郾依从了他的话，但是凝绩却很不高兴，另外借着公事的名义治了他的罪。

秋，七月，壬申朔（初一），蜀主加封兼中书令王宗弼为巨鹿王，加封宗瑤为监淄王，加封宗綰为临洮王，加封宗播为临颖王，宗裔、宗夔和兼侍中宗黯三人都被封为琅邪郡王。甲戌（初三），封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并不亲自处理朝政，朝廷内外官职的任免都由王宗弼作决定。宗弼营私舞弊，全国上下都怨声载道。宋光嗣生性机敏，善于迎合主上的心意，蜀主非常宠信他，于是蜀国的国势就渐渐衰弱了。

之，蜀由是遂衰。

吴徐温入朝于广陵，疑诸将皆预朱瑾之谋，欲大行诛戮。徐知诰、严可求具陈徐知训过恶，所以致祸之由，温怒稍解，乃命温瑾骨于雷塘而葬之，责知训将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独刁彦能屡有谏书，温赏之。戊戌，以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以徐知谏权润州团练事。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馭庶政，皆决于知诰。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税，徐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以宋齐丘为谋主。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馭税悉输谷帛，细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十。”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以为殿直、军判官。知诰每夜引齐丘于水亭屏语，常至夜

吴国徐温到广陵朝见吴王，疑心将领们都参与了朱瑾的叛乱，想要大行杀戮。徐知诰、严可求两个把徐知训的过错和之所以引起祸乱的原因详尽地向徐温报告，徐温的怒气才略微消了下去，于是命令人到雷塘里把朱瑾的骨头捞起来另外安葬，并且责备知训左右的部将们不能劝止知训，都治了罪；只有刁彦能过去由于经常上书劝谏，徐温特别嘉赏他。戊戌（二十七日），任命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并兼任江州团练使。又委任徐知谏代理润州团练事务。徐温仍然回到金陵镇守，只是总掌吴国的大政而已，其他的琐碎事务通通交给知诰去决定。知诰通通改变知训的办事作风，事奉吴王非常恭谨，接待士大夫们也非常谦恭，统御部下非常宽大，自己生活却非常节俭。他以吴王的名义下令，免除百姓在天祐十三年以前所欠的全部租税，其他的部分等丰年大家收入充裕的时候再补缴。又征集民间的贤才，接纳部属的规劝，清除盗贼奸人，杜绝说情托靠。于是军民们一致归心，就是强悍的旧将们也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开始，吴国有按人口征收的丁口钱，田赋又是计算亩数征收金钱，于是钱贵了，货物反而轻贱，老百姓都觉得苦不堪言。齐丘劝知诰，认为“钱并不是耕田种桑所直接获得的，现在让老百姓缴纳金钱，这是教老百姓去舍本逐末。请免除丁口钱，其余的租税通通用稻谷布匹等实物上缴，细绢每匹值一千钱的可以抵缴税金三千钱。”有人反对说：“这样一来，朝廷一年要损失好几万亿。”齐丘说：“哪有老百姓富裕了，国家却反而贫穷的呢？”知诰听从他的建议，于是江、淮之间所有空旷的土地全部都被开辟了，养蚕的桑、柘之树也种得满山遍野，吴国因而就富强了起来。知诰

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相向坐,不言,以铁筋画灰为字,随以匙灭去之,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险固,吴军攻之,久不下,军中大疫,王祺病,吴以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未几,祺卒。谭全播求救于吴越、闽、楚。吴越王缪以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将兵二万攻信州;楚将张可求将万人屯古亭,闽兵屯雩都以救之。信州兵才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其城。刺史周本,启关张虚幕于门内,召僚佐登城楼作乐宴饮,飞矢雨集,安坐不动;吴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围去。吴以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将兵侵苏、湖,钱传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晋王遣间使持帛书会兵于吴,吴人辞以虔州之难。

晋王谋大举入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洺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州。

蜀诸王皆领军使,彭王宗

想要重用齐丘,但是徐温却讨厌他,于是委任他为殿直军判官。知诰每夜把齐丘带到水中的亭子密谈,常常谈到半夜,或者在高堂上,除去四面八方的屏障,只在中间摆了个大火炉,两人相向而坐,也不言语,只有拨火用的铁筷子在灰烬上写字,随手就把它抹去,所以他们商议的内容,外人完全不会知道。

虔州十分险要坚固,吴国的军队围攻了很久还是攻不下,军中又流行起瘟疫,王祺病倒了,吴国又委任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不久,王祺去世了。谭全播向吴越、闽国、楚国等求援。吴越王钱缪任命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率领二万名士卒攻打吴国的信州;楚将张可求率领万名士卒驻扎在古亭,闽国的军队则屯驻在雩都,一起来救援全播。信州的守军才不过几百名,出来迎战,失败了;吴越兵因而包围城池。刺史周本把关门打开,然而在门内又张起布幕遮住,召集僚佐们登上城楼饮酒奏乐,漫天的飞箭像下雨一样,周本等却安然坐着不动;吴越的部队疑心他们另有埋伏,在半夜,解除了包围撤走。吴国任命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率兵侵袭吴越的苏州、湖州等地,钱传球从信州往南屯驻在汀州。晋王打发了密使带着帛书到吴国请求会师攻击梁朝,吴人以虔州有战事推托。

晋王准备大举入侵梁朝,周德威带领幽州的部队有三万人,李存审带领沧景的部队有一万人,李嗣源率领邢州、洺州的部队有一万人,王处直率领易州、定州的部队有一万人,另外还有胜州、云州、蔚州、新州、武州各路的兵马,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等部落,也都出兵会合。八月,连同河东、魏博的兵马,在魏州举行宏大的检阅。

蜀国的亲王们都担当统军的军使,彭王宗